

贺野全集

6

报刊画卷

White

中国·苏州

古吴轩

贺野全集

报刊画卷
⑥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贺野全集. 报刊画卷 / 贺野著; 於宜苏整理. —

苏州: 古吴轩出版社, 2016.4

ISBN 978-7-5546-0506-6

I. ①贺… II. ①贺… ②於… III. ①漫画—作品集

—中国—现代 ②插图(绘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J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75697号

图片提供: 苏州日报社

责任编辑: 陆月星

见习编辑: 仇晨晨

装帧设计: 唐伟明 陆月星

责任校对: 韩 珏

责任照排: 刘 浩

封底篆刻: 方建勋

书 名: 贺野全集·报刊画卷

著 者: 贺 野

整 理: 於宜苏

出版发行: 古吴轩出版社

地址: 苏州市十梓街458号

邮编: 215006

Http://www.guwuxuanchbs.com

E-mail: gwxchs@126.com

电话: 0512-65233679

传真: 0512-65220750

出 版 人: 钱经纬

印 刷: 苏州市大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8.75 插页: 2

版 次: 2016年4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6-0506-6

定 价: 3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0512-68668773

加賀野
Voyage

贺野（原名李国庄），1927年生，江苏滨海县人。早年参加革命，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宣传斗争。1949年随军南下苏州，在市委宣传部工作，在苏、沪报刊上发表多幅美术作品。1958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现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同年8月，创办苏州工艺美术专科学校（现苏州工艺美院），并任副校长（全面主持工作）。1972年调入苏州丝绸工学院，1979年纺工部批复成立工艺美术系（现苏州大学艺术学院），任命为系主任。1951年5月，苏州市美术工作者协会成立，组成第一届美协理事会，选为主席。直至1994年，历时40余年，现为苏州市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江苏省美术家协会名誉理事。2009年7月，成为中国文联颁发的“从事新中国文艺工作六十周年”荣誉证书和纪念章苏州美术界唯一获得者。2015年12月，荣获苏州首届沈周美术奖终身艺术成就奖。长期从事美术创作，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参展并被收藏；编著《苏州美术史》，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现出版《贺野全集》，含散文、苏州美术史、再识吴门画派、评论、诗词（插图本）、报刊画、书法、素描、水粉、油画、国画共11卷。



钱璎1949年摄于怡园



自题诗

一生风雨过春时，
爝火点点鬓如丝。
十年浩劫几为鬼，
百尺艺海不畏痴。
执笔偏求心中笔，
赋诗独羡泪沾诗。
阎罗簿上暂忘我，
且留人间作画师。

恰贺郎年少，为姑苏绘！

出书小记

时值乙未，正我中华民族的发展盛世，天安门广场上的七十响礼炮声在耳畔回萦。我，一个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苏州工作近七十年之久的文艺老兵，经过市文联、苏大艺术学院、苏州工艺美院的长期工作和磨练，后来又在他们发起和资助及古吴轩出版社的相助下，我的“全集”（计散文、苏州美术史、再识吴门画派、评论、诗词、书法、报刊画、素描、水粉、油画、国画等十一卷）终于出版了。本来一个画家出画集乃至文集，实属平常事，而我却涉猎如此多门，我想，在国内大约除了高不可及、公认为“鬼才”的黄永玉教授外，还未听有他人这样做。现在拙作出版了，不管水平如何浅薄，我总得说说：为什么这样出，又为什么能这样出书。请各位指教。

幼时日本人就来了，家烧了，刺刀架在脖子上，后来只能“跟着八路走”，边学边画，进行宣传斗争。日本投降，蒋军和还乡团又来了，我也只能继续以画为武器，直到后来苏州工作，大体都是如此。这时作品自然十分稚嫩，可那是弹雨横飞时所作，却一幅都未留下来；渡江后在报刊上每天要画好几幅，现在尚能觅得（多亏《苏州日报》领导），虽“草根”气很浓，不忍卒睹，但它毕竟是那时苏州人民生活的记录，也就出了《报刊画卷》。由于年代久远，很多作品已难以寻觅了。

全国解放，和平时代到了，绘画的社会职责有了变化，我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油画系，想做一个苏式职业油画家。可毕业后却要我办苏州工艺美术学院专科学校，也就不得不改弦易辙。这对我却并非易事，作为这个学校的始创

者，全校的工作都要我负责，百忙集于一身，何从言画？只求能让我课外画几笔素描，也就谢天谢地了。在传统看来，这只不过是“边角料”，可我后来在丝院任美术系主任期间，竟画了好几百幅；我又把小小的水粉当作油画来画，以释放我对油画之恋。现在的《素描卷》、《水粉卷》，均由此而来的。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已快离休，看来也只有学国画了，于是硬着头皮在党校学习（前后长达一年）和开会空隙，坚持练字和画国画。市美协面临改革开放，我不得不和画家们一起，先要来认识新时期，涉足理论，可那时又有多少书看，要写文章，自然论据不足。记得胡适曾主张“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我连“求证”条件都没有，尽管写出几篇小文，自然难脱“头重脚轻”之弊，可仍然边写边学，也带出了《评论卷》。

我仍胆大妄为，靠着放大镜，居然写成四十万字数百幅插图的《现代美术形成史》，从八个方面来解开世界上现代美术产生之谜。在那时确有意义，可将付印时却撤下来，至为可惜。现在只能在《全集》“悼亡录”中见到它的残页。

离休了，欢送会上找不到我，因我已一头扎到农村画画，实乃渴望能成天画画，猴急了。如鱼得水，我画了不少，加上以前画的，但只是探索的开始。也出版了两本画册，现出的《国画卷》几乎都是近年画的。

新旧世纪之交，我却生了场大病，国画、油画都不说了。在夫人於宜苏的支持和参与下，我写了《再识吴门画派》，这就是《全集》的第三卷。又参加文联的《苏州艺术通史》的编写，我写了美术部分，后独立发展成《苏州美术史》（2010年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这成了《全集》中第二卷。

这时，一向没有的画油画的条件有了，遗憾的是我快和姜太公同年，连油画箱都背不动了；但国家一日千里，我不能用绚丽的色彩加以歌颂吗？从2005年开始，共画了一百四十多幅，后就成了《油画卷》。我崇拜的印象派大师雷诺阿七十多岁即绳系画板作画，不论我画是如何渺小，却比他有福气，能不令人称庆吗？

到了2008年，觉得应当停笔思索；又正遇汶川地震、年初雪灾、群魔乱舞，西方待我何其不公，不禁悲愤交集，乃以旧体诗词抒之。现为人们背诵并吟哦的是它，此乃民族文化和灵魂的根。但词过去只填过一阕，诗亦然，我遵循格律，平仄放松，一年写成《〇八苏州词》。这就是《诗词卷（插图本）》。图亦为我作，文集集中的插图也是我们搜集和拍摄的。

油画不能画了，国画还继续，字也在练，《苏州杂志》领导提供了写作平台，我竟写起散文来。和以前写的一样，求真求顺从内心发掘，也就差强人意地在《书法卷》之外添了《散文卷》。

至此，不知不觉编出了十一卷本，但决非成于“春风得意”之中，而是不断被批为成名成家，我以苦为乐彳亍前行的结果。我也想过，假如一直画，现在可能好些，可那样，我就失去尽管和大多已少往来但还有割不断的情缘的学生们，这又是我不愿意的。这大约就是无怨无悔罢。

此书能出版，要多谢市文联和苏大艺术学院、苏州工艺美院、古吴轩出版社领导的大力相助，在此谨致衷心的谢意，多谢出版社编辑同志。而如果没有和我白头相守、行文与共的夫人於宜苏全力参与，也是不成的。我虽以“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自勉，但本集只是记录新中国成立前后这一历史名城里的一个普通文艺老兵前进的足迹。我没有得过多少奖，也无显赫的身世和头衔，只是在老老实实工作和老老实实画画，有着一颗爱国爱党爱生活的赤子之心而已。近年我还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获市首届苏州美术沈周奖“终身艺术成就奖”，荣膺中国文联“从事新中国文艺工作六十周年荣誉证书”和纪念奖章，都足以见证，是我深以为荣的。



2015年3月8日

穿过岁月的云烟

我对姓名中有个“野”字的朋友，莫名有一种好感。

早些年有位诗人叫王染野，童心可掬。后来我又认识画家江野，美髯飘飘，一身艺术范。再后来有位年轻的同事叫袁野，文字洗练犀利，竟然还是位美女。至于贺野，我很早就识得大名，知道他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我供职的《苏州日报》上发表过不少漫画作品，平添一份亲切之感。他的国画、油画我看了不少，煞是钦佩。20世纪90年代，大概是他从报纸上看到我的名字，某天我收到了他寄来的诗词，很快就使之见诸报端。随后又有几次电话联络，老人一口滨海话，慢条斯理，听来如沐春风。再后来，我开口索要一幅作品，明确地说只要寥寥数笔的小品。如今，出自贺野之手的几枝腊梅还“开”在我的书房。

2009年，《苏州日报》创刊60周年之际，我们编辑策划了一套60文丛，我有机会在资料室完整地翻阅了60年的《苏州日报》。我特意留心了贺野的大名，那已经泛黄的纸页间竟然散藏了上百幅，以漫画居多，还有一些类似连环画，部分还配有他的文字说明和诗歌。我惊讶于如今画风抒情的贺野，早年竟然是一位红色画家，我好奇于这些体现强烈政治色彩和鲜明时代印记的作品背后，站着一位怎样神秘的贺野？

某个夏日的午后，我来到了贺野的家中。老人略显凌乱的居室中最多的是画作，他为我翻开一本本作品集，并且逐一讲解，令我于心不忍。最真的感觉是他的作品充满童趣，充满美感。他的画源于生活，淡淡地透出人间烟火，一片荷叶、一只鹅都是那么空灵脱俗，让人陡生对生活的热爱之情。

贺野的画是有思想、有灵魂的，而且埋得很深，深深地根植于他综合艺术素养的积淀。书画本是一家，不少人很难做到书画双绝，但贺野的书法的确至性至情，妙不可言。书画之外，贺野的文字功力也令我这个吃文字饭的人暗自折服。他创作了不少诗词，有意思的是，他并不是一个从线装书里蹒跚而来的老人，他的题材追随时代，他的视野极目华夏。因为多年老师的身份，贺野在文艺理论、文艺评论领域也有极高的造诣，而且笔法灵动，字里行间散发着他的情感和体温。

《贺野全集》筹备编辑之初，贺野来电，说是最好能把他在《新苏州报》（《苏州日报》前身）发表的作品收集起来，并且作为其中一卷出版。时隔五六十年，他的手头没有原作和剪报保存。好在我们不仅有历史报纸的存档，而且在2009年对60年的报纸做了数字化处理，轻轻松松就把他的全部作品刻录在一个光盘里（也有一百多份报纸遗失，估计并非全部）。老人在电脑里看到自己当年的作品，笑得如同一个孩子。

这些作品如今再生于《报刊画卷》，有些是发表于《文汇报》等报章，更多还在于本土的报纸。那时都是铅字印刷，画作印到新闻纸上，手续繁琐，且囿于技术，见报作品与原作相比会失去一份神韵，但我们大体可以看出其特征，那就是新闻性、思想性、艺术性融于一体。真心感谢贺野，他用手中的笔记录了当时纺织工人、煤场工人的生活，也记录了“大跃进”、“打擂台”等历史场景，描摹了刘胡兰、南京路上好八连等英雄群像，并且抨击了不法奸商和美帝国主义（美国每天有2万人自杀，存疑并一笑）。或许今天看来恍如隔世，但那都是新苏州真实的昨天，是新中国史册中不可删除的一页。

新闻是明天的历史，历史是昨天的新闻。遥想当年，一腔青春热血的贺野，心头澎湃着何等的激情！

如今，贺野已是一位仁慈的长者，一位可敬可爱的大师。难能可贵的是他依然保持着一颗鲜亮的童心，感知着这个鲜活的时代，因为他揣着一颗爱心从滨海走到苏州，并且融入了苏州，融入了时代。有爱就不会衰老，有爱就永远年轻，无论是艺术的生命还是生命的艺术。

穿过岁月的云烟，贺野仙风道骨，贺野活色生香。

关于报刊画的话

诸君阅读本全集时，定会发现本集各卷总在作者肖像背页有一首“自题诗”，唯独这一卷多了两句“自题词”：“恰贺郎年少，为姑苏绘！”这并不多余，因为唯有此卷，作者年方二十出头，能自称“郎”，并非以“嫩”自傲，其实是向大家宣告，本卷大部分的画，是出自小学尚未毕业的青年之手。作品稚嫩、土气，但它已成为过去，已变成历史，无法修改了。只好在这里用“郎”表示歉意。

此册原拟叫《漫画集》，“漫画”二字据说是受日文影响，这“漫”字确很浪漫，后来苏联将这叫作“政治讽刺画”，有两位兄弟画家合叫库克雷尼克塞，画了不少，不得了，但这名称和这里并不契合。它既不漫，又不全是“政治讽刺”，索性叫它报刊画。

我幼时读外祖父办的私塾，他只会教人照背《论语》、《孟子》，当然不会有什么美术课。及至后来读东坎小学，有一节课是老师在桌子上摆着苹果叫我们照画，可我在课外拾庄稼时，却往往找一块“大冲子”（被水冲平的大块地），用镰刀或瓦片在地上画，画起“孙悟空”、“天官赐福”之类的画来。平时遇到什么画书，也照临着玩，我画画的本事不知怎的居然比老师高强。当时班级要悬挂孙中山像，那时还没有什么新华书店，这像自然没有买处，老师没本事画就叫我画。隔了几年，八路军来了。校长曾华轩看我会画画，家庭又贫困，就用我做了教辅人员，刻印钢板外还画宣传画，有时也到外面画。当时的报纸先后有《江淮日报》、《华中日报》，几乎每天刊载鲁莽的画，不

时还有柔坚、丁达明、涂克、吴耘的画，后来还有胡考单独出版的版画。他们的作品，尤其是鲁莽的作品，简直就是我的启蒙老师，我学着他们的作品画画。抗日战争时期画打日本鬼子，“三三制”、“减租减息”等等，我在墙上用石灰水（白）、锅底灰（黑）、红土（红）画起墙画来。解放战争开始后，内容改为直接声讨蒋介石。我记得又被派为阜东宣工组组长，专画壁画、写标语。不久又改出《阜东画报》。石印、编和画均只有我一人，内容是组织民工上前线。记得曾用整版画过工农干部朱县长和众多民工。其他也就分为一张张小画，因为这是我一个人画，也就临时用过好多笔名，除了贺宜外，还有姜学文、谢明等等。

记得当时还不懂什么叫绘画技巧，也从未有人教过，只记得当时看过一两本国画插图的书，好像对我也没什么用。关于文艺思想，毛泽东的文艺讲话看得很晚，不大懂，总之只要记住绘画为战争服务就得了。鲁迅的影响颇不小，特别如他说过：西欧的油画，包括一些大师在内，他们的作品，不过都是宗教的宣传品而已。环顾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等人的作品，可说无不皆然。我又读过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一些诗句，什么“诗句是对敌人的刺刀、手榴弹”之类。总之，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是我当时艺术的最高标准和目的。

以后我又调到由杨正吾、庞学渊领导的阜东宣工队。天晚，我改用白报纸、洋颜料，在草铺上画“我军活捉王耀武”等画片。第二天在游击区，由比较俊俏的于广生饰姑娘，陈震环饰男生，陈茹辛、于俭民拉胡琴，由钱相摩编词，在群众中演唱。而到了1948年，我调到《盐阜画报》社，也和《盐阜大众报》在一起，由石印出版。当时的《盐阜大众报》也同样没有制版能力，要发表画，得刻木刻，要选最好的木料，要请好木工刨等，当时并不容易。因此我在《盐阜大众报》发表的作品并不多，倒是《盐阜画报》多一些。当然，假如这些作品能够存世，自然也是革命文物了。当年一起画画的伙伴严学优、洛河如健在也都是离休老人了。

1949年4月底到苏州时，我行年22岁，小学尚未毕业，已画了六七年宣传画，的确也未从过师，只是在战斗中见过一次鲁莽，他也从未授过我绘画之术。事实上，也没有什么立地成佛之术。到了苏州已拥有苏北所没有的制版技术，可这时苏州尚无报纸，什么《吴县明报》之类正停刊，而上海虽在5月底解

放，但《解放日报》随即出版，《文汇报》、《新闻日报》也出版得热热烘烘。那时报纸都有偏爱美术作品的习惯，《解放日报》几乎每天都有米谷的一幅作品，《文汇报》每隔几天，就用半版篇幅刊登时事画刊，经常画的有洪荒、张文元、徐甫堡等人，后来我不时也参加进去。我向米谷处投稿，米谷还夸我“线条很有力”，于是《解放日报》1949年6月19日头版刊出我画的《毫不留情地打碎它！》。后来我和米谷成为好朋友，他还想调我到北京一道去编《漫画》，因苏州领导不同意而作罢。再到后来看到他，已在北京团结湖他家，他已成为植物人，睡在家里过道上，只有最后的不幸等着他了，当然这是后话。

到了1949年7月《新苏州报》出版了，我的事来了。当时美协尚未成立，我手头又没有急事，而南下干部中又没有会画画的，市文联的头头凡一又在市委任职（前任文艺科长、宣传部长），经常出主意要我画什么，我又和报社副刊编辑何庚（他原是苏州社教学院学生，后参加报社工作。他文学和英语根底很深，为人正直，但出身不好，“文革”后被下放到北库做校长。他夫人也是位教员，请我设法帮他调回苏州，可我终无法办到，哀哉！）关系很好，画了什么由他去安排。作这些画，当时也下过乡，去过工厂，《刘虎成》这个材料还是苏中老记者朱茵提供的，条件实在不敢恭维。首先我不在报纸编制，文联方面也不认可我是在干本职，我不能堂而皇之坐到办公桌前画，通常只能在宿舍画。我这宿舍不到十平方米，加上两个正在顽皮时代的“小少爷”，没画画的台子，长的梳妆台就是我画画的地方。尽管报社在怡园办公，但我从未走进过大门。后又迁到现会议中心原址，大约是原道台衙门，那里的房间很多。新中国成立前夕，我按新华社电文画新中国国旗，才第一次走进报社，但也仅在报社门口小房子里画，黄黄的没有罩的电灯，昏暗无力的灯光，还宛如昨日。

尽管我从未进过报社，但1949年7月1日到1953年间，从外人看来，我至少是报社干部。大约在那时沪宁沿线城市报纸中，没有一家比当时的《新苏州报》的美术工作做得更好了。我不仅画过赵占魁（8幅）、刘虎成（20幅）、刘胡兰（50幅）等英雄人物连环画，计一百余幅；还配合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改革、抗美援朝、新婚姻法、共产党员的美德宣传、工人文艺活动以及老解放区的宣传，也约二百余幅。我还编了《人民美术》副刊若干期，发表了沈冠奋、吴钟英、徐近慧、陆国英、徐绍青、杜重划、江毓琪、柳哥以及老画家黄养辉、余彤甫、陈涓隐、费新我等人以及学习美术的青年的画作。也发

表过当时还在读书的苏美专学生卢沉、席弢安、薛企荧等人的作品，他们也可算我的学生，卢沉原叫卢善群，后为中央美院教授，与我关系很好。因此，本册主要是1949至1953年间，在《新苏州报》上收集发表出来的作品。1954年我报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干部培训班，经考试合格录取，但因报考人数太少，培训班办不成，将我编入普通班油画系，等于1953年入学。可到了1958年前后，正是全国“大跃进”时期，人们都满怀热情，总想做些“争上游”的事情。这时，我又在《新苏州报》画起来，当然再不画《刘虎成》之类的连环画，而画的较多是群众场面，技巧有些进步，因为这是在经过美院学习后画的，一并发表在这里。

本书作为《贺野全集》之一出版，我自然又高兴又脸红。上面已多次说过，我画技是蹩脚的，因为我当时只看过这些人，这一点环境，也只能画这些人。还不如一个看着自己年幼时照片的人，是无限喜爱和感慨的。因为年幼，总有几分童稚之气，哪怕是丑小鸭还是惹人喜爱的，我连这一点也没有，但它总是那一时代的产物。不仅如此，它多少还是苏州人民新中国成立后几年的记录，我在这里尚能听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腰鼓声、人们的笑声、隆隆的脚步声，往事虽已烟消云散，在这里却还留有些轻烟薄雾，这是令人十分高兴的。但时间已经过去六十多年，共和国已成长壮大，巍然屹立于世界之林，与这些美术有关的人，不是辞世（最近逝世的江洛一，不就是一个吗？），便已是年迈之人，很幸运，我竟然还在，八十八了，还能画画、写文章。

2009年我参加了纪念风先生逝世50周年会议，忽然外地贵宾席上有一位老者不停地看我，最后他自我介绍，他是一位常州雕塑家，并急忙用笔在身边的画册上写道：“在纪念风先生逝世50周年会上，巧遇57年前在《新苏州报》的启蒙老师贺野先生，当时我是一名初中学生的投稿者，今日相见以留念。祝贺老健康愉快！莫静波，09.12.18会上。”我想，大约情况和莫先生一样的人，大概总还会有的，诗人朱红告诉我，他幼时就是剪我的画贴在本子上的。

本书的出版，还多亏现苏州日报社社长刘文洪帮助，是他们设法制成光盘才得以付印，在此谨致谢意。

小引

伟大的1945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我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解放日报》也移往上海。在这有着神圣名称的报刊的第一个月，我这个小学尚未毕业的小青年的作品，居然在第一版的显著位置刊登，这是我南下的第一幅作品，值得永远珍藏。

为了适应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报纸上不时有大版面或小版面刊登美术作品，当时上海的画家很多，除米谷外，记得有洪荒、吴耘、张文元、丁浩、徐甫堡、王德威、张怀江等等，张乐平的作品倒很少参加。我却聊附骥尾，《解放日报》、《文汇报》（最多）、《新闻报》等不时有我的画刊出，直到这年的7月1日，《新苏州报》创刊，从此我全力以赴为本市报纸服务。从这时到1953年左右，我大约共画有好几百幅作品，现在一并收集到这里。上海报纸上发表的缺很多，苏州的作品要全很多，本卷名为《报刊画卷》，实际上包括人们所谓漫画、政治讽刺画、连环画、宣传画等等，是一锅“大杂烩”，这里没有文人雅士的清幽之作，有的是苏州人民前进的呐喊。

现在看来，这些作品自然画得很幼稚，有些甚至拙得到位矣，不管水平怎样，也还是那个伟大时代的记录，是太湖水留下的浪花。何况这关系到当时的苏州人民，关系到那个时代，不是有首流行歌曲，是叶倩文唱的，叫作《潇洒走一回》么？我这拙笔的确在这伟大时代的历史名城走了一回，但说“潇洒”不确切，而是人的真实生活，风雨兼程，悲欢交集，但总的却是满怀激情，慷慨高歌地为实现“中国梦”走上一回。